

手電筒的秘密

趙 驚、蕭 鳴作
山東人民出版社



手電筒的秘密

編 著：陳 曉 明

監 製：人 民 郵 電 出 版 社



103174
221
(4)

I 247.8
295

手 電 筒 的 祕 密

趙 鰲 · 蕭 鳴 作
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五 年 · 濟 南

書號：1353

手電筒的秘密

作 者：趙 驚、蕭 鳴

插圖者：施 邦 華

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出版者：山東人民出版社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山東分店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印刷者：山東新華印刷廠
濟南經九路三十六號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張：1 1/4

字數：18千

〔濟〕4,101—34,100

1955年12月第一版

1956年2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定價 一角三分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兩篇描寫「肅反」鬥爭的故事。

「手電筒的祕密」是寫復員軍人張利嶺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機警的發現了一個冒充軍屬的敵特，他祕密跟踪追跡，結果破獲了一個反革命組織。

「宋大爺」是寫某農業合作社的飼養員宋大爺，從一般人不注意的小事件中，發現敵人要暗害社內的牲畜，於是他便加意提防，結果將反革命分子捉住，保全了社裏的牲畜。

故事相當曲折生動，着重表現了人民的高度警惕性，同時，也揭露了敵人陰險毒辣的兩面手法。

目錄

手電筒的秘密.....趙

鰲一

宋大爺.....蕭

鳴三

手電筒的秘密

趙 釐

開 頭

在城郊的縣人民委員會的招待所裏，今天下午來了兩個客人。從登記簿上可以看出：一個是復員軍人；一個是軍人家屬。按理說，招待所裏來幾個客人，並不是什麼出奇的事，但後來發生的事，不經細說，却實在不易明白。

一 一張小紙條

太陽已經和西山平起來了，春日的傍晚還有些寒意。一個二十多歲的人，從招待所的所部裏走出來。這就是復員軍人張利嶺。他雖然是一個二十多歲的人，但從他那飽經風霜的臉上、和老練穩重的舉動看去，倒像是一個三十開外的人了。長期的辛勤勞動和戰爭的磨練、三次負傷流血，在他的臉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。

他離開部隊四五天了，今天下午才來到自己家鄉的縣人民委員會。離開連隊的戰

友、離開自己用慣了的武器，這幾天孤獨的「行軍」，真夠寂寞的了；總算離家不遠了，所以他準備今天在縣招待所休息一夜，明天，一個「急行軍」就到家了。

現在，他從所部出來，去找指定給他住的十一號房間。

十一號房間在一個獨院裏，院子裏冷清清的，除了幾棵剛發芽的棗樹，和一些用不着的木棒外，再也沒有別的東西。張利嶺推開十一號的房門，噢！裏邊還有個人哪。這人有四十多歲，頭頂光禿禿的，圓圓的臉，生着繞腮鬚的嘴巴刮得楞青；穿了一身半新不舊的黑衣裳。看見張利嶺推開了房門，他忙從牀上跳下來，躬着腰笑嘻嘻的問道：「來這屋住嗎，同志？」

張利嶺停住了腳步，上下打量了一下這個老頭：「這是十一號嗎？」

「是呀！」老頭腰躬得更低，一隻手向屋內伸着：「請請請，請快進屋！我幫你把行李拿進來！」他看到張利嶺已把行李拿過來了，便接着說：「我看到你們當兵的，就像看見我的孩子一樣。」

「大爺，你是軍屬嗎？」收拾好了東西，張利嶺望着老頭問道。

「我兒子在〇七部隊當排長，我看過他剛回來。離家還有幾十里地，歇歇明天趕早班車走。同志，你在哪部分工作呀？」他眯縫着眼，等待張利嶺的回答。

「我嗎？」張利嶺停了一下，「在『農村部分』工作呀！」

「你是下來的呀！」老頭故作驚奇的樣子。

「你奇怪嗎？大爺！」

老頭連忙接上：「不，不。我是想，像你這樣的小伙子，怎麼下來了呢？」

這句話倒使張利嶺有些難答了。在部隊時，他也想過，他不願意回家——這倒不是怕回家下地幹活，他是不割捨離開自己的部隊、自己的戰友，特別是離開自己心愛的武器。他想起在移交武器的典禮上，他眼裏含着淚花，雙手把他那支在渡江後親手奪來的槍，交給了連長。他也記得連長、指導員對他講的話：「在另一條戰綫上，仍要保持部隊的光榮……。」這時他心裏熱乎乎的。老頭雙眼直瞪着他，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。他悔恨自己為什麼不馬上答覆他，於是便說：「老大爺，你是軍屬還不知道嗎？這是祖國的需要！」他特別加重了「祖國的需要」五個字。

老頭子「嘿嘿」的笑了，這笑裏含着一種令人難以捉摸的音調；加上剛才進屋時、老頭點頭躬腰的那一套客氣，引起了張利嶺極大的不安和奇怪。

太陽已經完全躲到西山後面去了。張利嶺慢慢的從牀上起來，幾天「行軍」的疲勞，隨着睡眠一同飛走了。「睡了兩三個鐘頭了吧？」屋裏已經黑透了，只有從窗外射

進來的一道餘光，淡淡的映在牆角上。那位軍屬不知什麼時候出去了。張利嶺不由的又想起了睡覺前的談話和軍屬的笑聲，還有他那對人說話的神氣。「什麼人說什麼話。」他想起參軍前扛活時，看到地主迎接官府來人的神情；他也想起了渡江後，一些偽保長見了我們部隊首長的態度。「肯定的說，這位軍屬不是幹莊稼活的人！」但他又想：「地主家的子弟，也有參加部隊的，這位軍屬可能是個地主！」想到這裏，那種懷疑和不安的心情，似乎比前輕些了。

「天已經全黑了，他怎麼還不回來？」張利嶺走到軍屬牀前，打算摸支火柴點燈——他記得軍屬剛才吃煙來。他摸了幾把，什麼也沒摸到，無意間摸到枕頭底下有一件硬東西，他心裏一怔，急忙伸手把那東西掏了出來——原來是個裝三節電的手電筒。有了手電筒，便可照照火柴在什麼地方，他拿起來一捏——不亮，又捏了幾下，還是不亮。他走到門口，扭開手電筒的屁股把電池拿出來，噢！原來三節電池之間，有一塊小紙片呀！奇怪，怎麼把紙片放在電池中間呢？而且還摺的方方正正的？他迅速的裝好手電，抖開自己的被子，罩住手電筒，然後將它打亮了，迅速的看完了紙片上的字。接着，在他的臉上，出現了一種神秘、但不驚慌的表情。他連忙把紙片照原樣摺好、放在原來的電池中間，把手電筒裝好，小心的放回原處。緊接着，院子裏就響起了腳步聲，他急忙



奇怪，怎麼把紙片放在電池中間呢？

躺到牀上去。

「一會兒，那軍屬端着一盞煤油燈走了進來，他看了看躺在牀上的張利嶺：『還睡呀，張同志？』」沒聽見答應，他便把燈放在窗台上。

這時，躺在牀上的張利嶺，一面裝作真正睡熟了那樣均勻的呼吸着，一面却在考慮那張小紙片上的奇怪的字句：「劉、劉兄嫂：定貨日內即到，差盟兄徐，前去接洽銷路。餘者面教，希不見外。」表面上看，這好像是奸商們偷運貨物的信件，但從這詭秘的傳遞方式來看，這決不是一件普通的走私事件；特別是加上這位「軍屬」的言語行動，更可以估量到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。究竟是什麼問題呢？他便逐字逐句的在腦子裏推敲這封信的內容：這「徐」不用說就是這傢伙了；「希不見外」就是說，這「徐」和「劉、劉兄嫂」並不十分熟悉，甚至沒有見過面……；下面沒有署名，開頭又連用兩個「劉」字……？問號，問號……。

他回想起在海防部隊時，曾在上級領導下，和同志們一同捕捉過很多潛入大陸的美蔣特務，他們大都偽裝得很巧妙，但是也都沒有逃過同志們的眼睛；看來，眼前這個傢伙，也不是一個多麼笨的角色，要不，又怎能冒充軍屬，住在縣人民委員會的招待所裏呢！既然碰上了，雖然眼前就自己一個人，也一定不能放過他！

夜漸漸深了。張利嶺的心和這平靜的夜是多麼不相稱呀！門外的幾棵棗樹不動了；對面牀上的老頭也睡熟了。張利嶺的心，像戰鬥打響之前一樣——雖然緊張，但却充滿了勝利信心。很明顯，這位「軍屬」的使命還未完成，還未和那「劉、劉兄嫂」見面；究竟什麼時候見面？而那「劉、劉兄嫂」又在哪裏呢？眼前這還是個謎；但可以估計到離這裏不會太遠，要不這位「軍屬」不會住到這裏來。分析完了情況，張利嶺又對下一步的行動，作出了幾種打算，在他說，這叫定出幾個「作戰方案」。現在，餘下的是靜等「敵情」的變化了。

夜，靜靜的黑夜……

二 三節電筒不見了

靜靜的夜，被老頭打破。他在牀上咳嗽了兩聲，聽了聽沒有動靜，便輕輕的下了牀，輕輕的喊道：「張同志，不上廁所？」停了一下，又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唉！年輕人真能睡。」接着就走出了屋門。呆了一小會兒，張利嶺也輕輕的下了牀，走到老頭牀前往牀上一摸，三節手電筒不見了。他微微的笑了一下，看了看手腕上的表，是一點過五分，接着，便毫無聲息的放開一扇門，悄悄的走了出去。

街上很黑，剛從屋裏出來的人，更感到黑。張利嶺站下了定神，看了看街上已沒有那「軍屬」的影子了；但是，他並未發慌，側着耳朵仔細聽了聽，村子的東南角，有幾條狗的叫聲，而且可以分辨出這聲音漸叫漸遠。於是，他便順聲音的方向走去，一直走到村子的東南角，見有一條直通村外的胡同；有一條狗還在胡同的南頭「汪汪」的叫着。張利嶺便貼着牆根快步走到胡同的南頭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出了胡同頭便是從縣城通東南的一條公路。張利嶺剛要抬步，便聽見前邊遠遠的有人喊：

「幹什麼的？站住！」聽聲音就在前邊公路上。

「我是走路的，到劉家溝趕早班汽車的！」張利嶺聽出這是那位「軍屬」的口音。他便站下了，靜靜的聽他們問答。他聽見問他是哪莊上，那「軍屬」說了那莊，接着又見有手電筒的亮光閃了閃，他估計是檢查軍屬證明。接着什麼聲音沒有了，大概是老頭走了。

雖然不能完全相信老頭是到劉家溝去的，但基本上已摸清了他走的方向；張利嶺知道劉家溝離這裏不過五里路，參軍前，他去過幾次。但是，眼前他可不能順公路跟下去，他得設法避開前邊民兵的崗哨，以免暴露自己和拖延時間。

張利嶺出了胡同南口，順着一條小溝直奔正南，約計已經越過了崗位，便拐彎從參

地裏奔正東，一會兒便踏上公路。這一繞彎子，多走了一里多路，張利嶺不由加快了腳步，想着把耽誤了的時間彌補上。

一會兒，前面出現了一個黑影，他便放慢了腳步，保持着隱隱能看得見的距離，沉著的跟蹤前進。

走了約有半個小時，前邊出現了一片黑乎乎的東西，張利嶺約計是到劉家溝了。

「站住……」

「……。」

前面又是和剛才相同的一陣問答聲傳了過來，張利嶺便停了下來，找了一塊乾淨地方，很坦然的坐下休息，這時，他才覺得負過傷的右腿，隱隱的疼了起來，「又他媽的搗亂了！」他低聲罵了一句。

前面沒有聲響了，估計那「軍屬」已進莊了，張利嶺站起來動身前進；但這一次他不打算偷越哨位了，却迎着他們走去。

三 劉家溝的夜裏

劉家溝的位置很重要，是兩條公路的交叉點，這裏有一座汽車站，來往的人又多又

亂，按民兵隊長李堂亮的說法是：「嗑瓜子嗑出臭蟲來——什麼人（仁）都有。」這話底確不假。正因為這樣，村子裏的警戒就特別嚴；民兵隊長李堂亮，很有經驗，他和他領導的民兵們，曾不止一次查獲走私的貨物和逃跑的犯人。

今天深夜，李堂亮帶了幾個民兵在村口放哨，順公路走來一個老頭，說自己是軍屬，來劉家溝等早班汽車，並拿出了自己的證明。這個軍屬沒帶什麼東西，只帶了一個三節手電筒——他說是從兒子那裏拿來的。李堂亮問了他幾句話，心裏便有幾分明白，沒接着往下問，就把他放過去了。隊員們對隊長今夜的反常現象感到非常奇怪。特別是外號叫「小猴子」的福壽（他叫「小猴子」是因為他能蹦蹦跳跳，機靈、大胆。）更沉不住氣，他跑向隊長面前正要開口問，李堂亮就開了腔：「福壽，你跟他去！看到他到哪家去了，快回來報告。注意可別暴露！」福壽走了不多一會，張利嶺就來到了他們的哨位上。

在民兵隊部裏，張利嶺拿出證明讓他們看了，及說明了來的目的之後，他受到了民兵熱情的招待，民兵們搶着倒水給他喝，爭着把自己準備的夜餐食品堆到張利嶺跟前讓他吃。張利嶺喝了幾杯開水，推辭不過的吃了點東西，身上從裏到外都覺得熱烘烘的，特別在這親兄弟般的友愛氣氛中，更感到溫暖。

「根據剛才張同志說的，可以斷定，那傢伙是個反革命分子。剛才福壽回報，那傢伙到劉半仙家裏去了——我已派小福壽再去深入劉半仙家偵察去了。」李堂亮說到這裏停了一停，看了看張利嶺，好像下面的話是專為他說的：「劉半仙是個一貫道頭子，取締一貫道的時候，他帶頭登記，事後在村裏表現很積極；村裏成立農業社，他想參加，大夥不許，他還對我說：『這是大夥對我的考驗，我一定好好勞動，清洗我過去的罪惡，爭取入社，走社會主義的路。』」說到這裏李堂亮笑了笑，轉向大夥：「大夥沒忘記李老頭是怎麼退社的吧——就是劉半仙指示他老婆幹的。這些事他以為我們不知道，可俗語說的好：『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』他肚裏裝的什麼藥，我們還不知道嗎！『上炕不脫鞋，準是襪子破。』這個，咱民兵心裏有數。現在，到了算總賬的時候了！我的意見：不等小福壽回來，馬上動手，搜！」這個「搜」字說的特別有勁。

「對，搜！」民兵都異口同腔的齊喊；有的小伙子已忙活着去摘掛在牆上的武器。「哎，別忙！」李堂亮忙招呼大夥，「我還有一個意見：張同志是咱主力部隊的老大哥，幹這一行比咱有經驗，今晚咱們要聽他的指揮，看他的眼目行事。」

「擁護！贊成！走！張同志，你領着俺去『端老窩』去！」

在李堂亮介紹劉半仙的情況時，張利嶺早就考慮好了，他見民兵們的「戰鬥」情緒